



目 录

好事近	001
尔卜尔筮	030
谁不想人五人六	053
位 置	074
讲个故事给猫听	086
寻找另一个房客	106
让爱情成为回忆	118
过纯洁的生活	134
像猫一样行走	145
梦 游	159
一个清茶馆的诞生	175
我们歌唱	184
卦逢六冲	195
晴川的村	204
让虚无长出翅膀/哲贵	242

好事近

—

有的人只喜欢这个世界的一小块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他都是不喜欢的，所以，他和这个社会上的人和事，都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楚人就是这样的人。

楚人在雾城县文化局工作，局里每一个人都忙得一塌糊涂，只有楚人闲得很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要是人人都努力进取，都想多做点事情，为自己的进步加分，楚人却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反正工资差不多，有什么可进取的呢？万一进出一官半职，让他有了贪污受贿的机会，万一他在诱惑面前把持不住，就有坐牢的可能，那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再说了，虽然大家都抢着做事情，可楚人觉得很多工作其实没什么意义，只不过枉然浪费了工作经费。楚人想起他在当兵的时候，大部分战士都想要入党提干，他们无事可做，就抢着倒痰盂，只要一看见领导走过来，他们赶紧就近找个痰盂端起来让领导看见，可有些痰盂里一口痰都没有的，倒了等于浪费水源。在楚人看来，机关单位的许多工作，跟这种倒痰盂的行为相当类似。

在一个你争我夺的环境里无所用心，这在其他人眼里就有点怪。他少做事，倒成全了那些想要多做事的人，而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竞争对手，所以局里也没人说他坏话。当然他也不说别人坏话。无形中，楚人就成了一个好好先生。领导见他无所事事，就给了他一项任务，让他编《雾城文化工作简报》。楚人文字基础好，以前在部队编过黑板报，所以编起简报驾轻就熟，一期简报，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。剩下的时间，读书看报喝茶，跟秋月聊天，说些荤的素的段子，感觉日子过得神仙一般。

楚人喜欢的那一小块世界里，女人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他喜欢着女人，也有女人喜欢着他，所以他的女人缘不错。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



的。自从楚人离婚之后，秋月经常说要给他介绍女朋友。她的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、闺蜜、亲戚，谁谁，问楚人要什么条件的？楚人说，首先是要有工作，可以自食其力，如其不然，他自己既不做生意，又没有什么灰色收入，生活会很拮据；其次，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他希望他未来的老婆不要有太强的物欲和虚荣心。

这个“其次”，楚人是从前妻雪莲身上总结出来的。物欲和虚荣心是人的天性，他认为尤其是女人的天性。当初雪莲天天批评他，说一个快到40的男人了还一事无成，无权又没钱，弄得她在同事和外人面前好没面子。雪莲在一个中学任教，可能她觉得楚人实在让她无以炫耀，后来干脆跟本校的校长好上了。这让楚人更加郁闷，好歹我也是政府工作人员，你做我老婆好没面子，难道跟一个小小的校长勾搭成奸就好有面子？

说归说，其实秋月并没有真正给楚人介绍过朋友。有一回在办公室，秋月说她有个朋友向她打听楚人，问楚人要不要见一见？楚人说方便的话不妨一见。秋月给人家打了个电话，那女的就来了。一看，年龄与秋月相仿，还蛮标致。那女的跟楚人搭话眼角带笑，似乎有点情意。话聊到有一定的温度，那女的很知分寸，起身告辞，说先聊到这儿，她还有点别的事。

秋月送到办公室门口。楚人听见那女的说，挺好的，我先这里谢过了。

楚人暗地里也觉得可以继续发展。

秋月回头就问楚人，人家挺喜欢的，你怎么样？

楚人还没有想好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，秋月却抢先道，长得还行，不过，生活作风据说有点那个，真的楚人，我可不敢骗你哦。

一听这话，楚人知道没戏了，同时他也就明白秋月不会真的给他介绍朋友。楚人认为那是因为秋月对他有私心。这又让楚人心头窃喜。

从私交上说，楚人和秋月可以无所不谈，就差没有身体接触了。近一年时间以来，秋月经常外出游玩，她说杭城有个地方景色很美，百看不厌，可惜没有最好的游伴。她说，那样的仙境，如果再有神仙伴侣，实在是太妙不可言了。

楚人说，那就让我当一回神仙呗。

秋月笑道，机会是靠人创造的哦！

当然，他们之间也聊一些比较正经的话题。譬如，最近秋月问过楚人，你的人生有梦想吗？楚人就说了自己的梦想，首先他希望工作清闲，与人无争，这一点他已经有了；其次，他梦想有个安定的家，这应该也是迟早的事；最后，他还有个非分之想，梦想有个真心情侣，彼此相拥，魂牵梦萦。如此，则此生足矣！

这个社会，人们的梦想都是权力和金钱，所以秋月对楚人的第一个梦想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是真清高，她秋月和许多人都望尘莫及；第二个梦想不是梦想，是人人都应该拥有的；至于最后一个，秋月觉得这可能也是所有人的梦，只不过是别人没有说出来而已。

秋月说，这样的梦我也有，大凡男人和女人，心里都有。

有的梦追求一生，依然是个虚无缥缈的梦；而有的梦，不经意间，已然触手可及。说这话后没几天，楚人忽然看见，他的第三个梦正在向他遥遥招手。

秋月电话里跟楚人说，她想和楚人做一次“神仙游”。

二

原本楚人以为“神仙游”就是他和秋月，像吕洞宾跟何仙姑一样，腾云驾雾，打情骂俏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下子来了好几个仙女。

坐在动车上，楚人感觉就像是坐在春梦里。

如果是梦，楚人现在一定会抱着秋月，尽情地风花雪月一回。这样的春梦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楚人离婚三年多做过无数个春梦，奇怪的是他一次也没有梦见过前妻雪莲，梦来梦去，秋月占了一大半。另外一小半的梦有点邪性，梦里的女子楚人并不认识，但似乎知道这是个梦，梦里的事不负法律责任，也无关道德风化，任由他胡作非为。

但他确知现在是真实的。身边坐着秋月，旁座是春花和梧桐，三个女人形成三面合围态势。楚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为什么会被三个女人包围起来，而且更奇怪的是，春花和梧桐，居然不是经秋月介绍认识的。在车站刚一见面，春花从女人堆里挺身而出，跟楚人握手，表示欢迎。本



来楚人跟秋月对面站着，春花一挺身，几乎与楚人贴胸而立。

你就是楚人吧？春花说，我叫春花，她叫梧桐，都是秋月的好姐妹。

楚人的手被春花握住，无助地看着春花身后的秋月，哦，我是。

春花说，昨晚秋月还担心你不来呢，我说什么来着，我说秋月你就放心吧，楚人怎么舍得不来？你瞧这不来了？

楚人不得不退后一步，与春花拉开点距离，眼睛依然看着秋月问，什么情况啊这是？

秋月皱了皱眉，说，没事。开始检票了，楚人我们上车吧。

昨天晚上，楚人躺在床上看电视里的“非诚勿扰”。这个节目楚人每期都看。楚人看这个节目不是为了看那24位美女，也绝没有报名当男嘉宾的意思，他只是喜欢看不同的人物出场、话语交锋、故事情景，觉得这是个挺让人开心的节目而已。但这个节目除了开心，也给楚人带来烦恼。看着看着，楚人就想起了他的离婚，跟着就想起秋月。在平时的说笑调侃里，秋月随性带出的几句听似有意无意的挑逗，那些只言片语，此刻也在楚人的心里搅起层层波澜。有时楚人甚至幻想自己就站在“非诚勿扰”的舞台上，而那24位美女中有一个竟然是秋月，在舞台上秋月告诉他，她也离婚了，因为不好意思说，所以单位里没人知道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楚人的“心动女生”一定是秋月，而秋月也许会为他“爆灯”。那时，“非诚勿扰”现场掌声雷动，而他抱得美人归并与秋月共享爱琴海之旅，也将在雾城传为佳话。

这么幻想着，楚人的手机响了，屏幕显示正是秋月。秋月说，楚人啊，周末想出去散散心吗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和你一起走。

楚人喜出望外，想都不想就答应了下来。

火车票是秋月预订的，目的地是杭城。秋月解释说，经朋友介绍，她要到杭城考察一个项目，对这个项目她只是有点了解，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，所以想带楚人一起走，请他来一起鉴别一下，看这个项目是好还是不好。再说了，秋月说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同事多年了，天天面对面坐着，从来也不曾一起出来走走，所以我就想，这一次旅行我们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楚人心里琢磨着“意想不到的惊喜”，感觉有些醉意。

一路上，坐在过道对面的春花更是没有闲着，她一直像只松鼠般伸长着脑袋，跟楚人讲着秋月提到的那个项目，把项目夸得好像比秋月还要诱人。楚人不想听。楚人是陪秋月游玩的，秋月才是他心里唯一的项目，现在这个项目前景看好，春花的无端介入让他多少有些不爽。

秋月善解人意地说，春花姐，还是让我和楚人单独说说话嘛！

春花言听计从，终于缩回脑袋，转而跟梧桐描绘美好的项目去了。

秋月说，我带了照相机了，楚人你知道吗？那里的景致好美好美哦，我们一起拍照，好不好？

楚人说，我平时不太喜欢拍照，但我很喜欢和你拍。

秋月说，楚人你不要压力山大，我们就是出来玩玩，很放松的。

楚人说，神马都是浮云，我们只谈开心的事。

谈来谈去，还是有些不开心的事。本来嘛，生活怎么可能事事开心呢？秋月不开心的事离不开她那个刚组建不久的家。老公天天晚上不是喝酒就是打牌，常常深夜不归，也不知道除了喝酒打牌他还干了些什么。

楚人问，你们现在一周有几次？

秋月迟疑了一下，低着头说，正常一次，有时两次，像上次我跟他吵了一回，到现在都快半个月了，也没有。

楚人说，他不是才30出头吗？这情况不对呀，一周两三次以上，算是正常的。

秋月吃惊不小，看着楚人的脸，真的吗？那就一定有事，这个没良心的啊。

火车上，这些话不足为外人道也，所以楚人和秋月的这些私房话，几乎都是脸贴着脸说的，那么，短短两个半小时的旅程，快得就像是眨眼之间似的。

另一边的春花和梧桐一直谈着那个神秘的项目。梧桐像个认真听课的学生，眼睛始终注视着眉飞色舞的春花，偶尔提一两个幼稚的问题，却渐渐露出一种憧憬的神色。春花发现楚人注意到她，马上对秋月说，秋月你也跟楚人讲讲，别老说那些没正经的。

秋月怪难为情地看了一眼楚人，说，春花姐这样子我很讨厌的，我早就跟她说过你只是来玩的，不说那些事的，你瞧她，老说老说。



楚人问，到底是什么好事呀？

秋月说，不说了，到了那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

春花却说，当然是好事了，楚人我跟你说，绝对是好事，要不是好事，我们不会叫上你的。你放心吧，你的好运来了。

秋月又一次打断春花，说我们是来杭城听课的，我想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，是不是好事你听了就会知道。你要是不听呢，也就不听了，陪我在这里玩玩，我们一起到处拍拍照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其他的什么事都没有。

楚人开始隐约意识到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，他可能正在接近一个他从未涉足的领域。尽管楚人觉得这个未知的领域多少透着些诡异，但他想秋月不可能给他设套，他对秋月的信任，就跟秋月对他的信任是一样的。记得楚人开始和秋月成为同事的时候，秋月还没结婚呢。楚人先后给她介绍过三个男的，都没成。不是秋月不喜欢，就是男方不中意。其中两个家境一般，想娶个有钱人家的女儿，而秋月的家境和他们一样；另一个则因为离过婚，秋月无法接受。那时秋月已经26了。不但秋月心里焦虑，楚人也是真心地为她着急。有一次秋月半开玩笑的样子对楚人说，楚人你真是侠骨柔肠，要是以前就让我遇见你多好。但那时楚人还没有离婚，这当然就只是一句玩笑。后来，经别的人介绍，秋月和一个公安局的认识，没谈两个月就结了婚。结婚前，楚人问过她是不是确实觉得合适，秋月无奈地说，谁知道呀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！再后来，秋月婚后三三两两地吵架。每次吵了架，第二天到了单位，就关了办公室的门向楚人倾诉。这样的“密谈”，楚人理所当然担当起了为秋月排忧解难的角色，尽量引导她处理好夫妻关系。当然楚人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在为别人倾授锦囊妙计，自己的婚姻却一步步走向了毁灭。

所以，以这样的关系，有秋月陪在身边，就算是气氛再诡异些，楚人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安全。相反，如果秋月以身犯险，楚人还可以顺便当个护花使者。

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本来楚人完全可以赏花护花，说不定还可以攀桂折枝，可谁料刚走出火车，楚人就从右侧车门出口处见到了另一个他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。长发披肩，面容清瘦——正是前妻雪莲。

三

好像有着某种感应，雪莲也回过头来，看见了楚人。雪莲诧异了一下，站住，等楚人走近，开口便问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
楚人说，跟同事一起，过来玩玩。

雪莲嗔怪地看楚人一眼，你傻呀，这是玩的地方吗？

雪莲不再顾他，三两步赶上和她在一起的五六个男男女女，继续往前走。后来，雪莲一行竟然和他们上了同一辆大巴车，开向杭城郊外。楚人现在已然能够确定，这些人都有着一样的方向和目标，而这个目标就是春花一直挂在嘴里的项目。那个项目名叫“太极”。

车上雪莲发过来两个信息，一则说：“在这时遇见你，我不知该生气还是该惊喜，但你要来这里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？”另一则说：“都说人非草木，可你却从未问我现在过得怎样，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。”

楚人看了一眼手机，按住不回；又看了一次，还是没回。他不知该怎么回。离婚三年多，他与雪莲基本上已没有联系，他想也许是异地相逢，也许是坐车无聊，使雪莲这么热情一连两个短信，但这短信内容却让他无从说起，一是他万没料到雪莲也来了杭城，而且坐在同一辆车里，他又如何“事先告诉”呢？其次是，雪莲也从未跟他联系过呀，怎么就单单是他成了“没心没肺的东西”了呢？不过他想，也许，女人就爱说些没道理的话，否则就不叫女人了。

秋月问他，下车时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女人叫雪莲，是吗？

楚人吃惊地看着秋月——他们不但目标一致，而且认识！

秋月又问，刚才的手机短信都是她发的吧！

楚人笑道，你是个妖女，什么都知道。

秋月又问，那个雪莲都跟你说了什么？

楚人附耳道，那个雪莲是我前妻。

这回，轮到秋月莫名惊诧了。前妻？秋月思量良久，说，前妻也不行。

这有什么行不行的呢？楚人想，这个女人也开始没道理了。



40 分钟后，车子在一个大门口停了下来，所有的人都涌向大门，鱼贯而入。楚人与秋月走在一起。楚人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，心怀好奇，一路上四处浏览。大门的正上方坐着一尊太上老君的金身塑像。进门后首先看到一堵很宽的围墙，让楚人自然联想到“画地为牢”这个成语。一路进去，周边很多五颜六色的奇石和大树。奇石仪态万方，每一块都重逾数吨，但显然不可能产自本地，都是从各地购置搬运而来的；大树虽品种各异，但每一棵的枝叶都经过人工修剪，布局精到，错落有致。在靠近道路两边的草地上，站立着许多石雕。有鸡犬升天的淮南子炼丹图，有烂柯山棋局，有张果老骑牛，还有神农氏、李时珍等古人石像，有渔、樵、耕、读；还有许许多多楚人说不出名目和典故的雕刻。行数百米后，始有房屋建筑，先是“太极”总部，依次是办公大楼、宾馆、食堂、大会堂等等。再往前还是大树、奇石、花坪、草地，直到连接四周的另一面围墙。前后围墙的距离已非目力所能及。

春花秋月帮楚人安置好宾馆房间。楚人发现，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，女生远远多于男生。楚人自然被安置和几个男的一个房间。刚放下行李，手机响起。雪莲问楚人住在哪个房间，并说自己住在 326。

记住了吗？雪莲说，我在 326。

谁的电话？春花问。

秋月说，雪莲。

二组的雪莲？她想干什么？

秋月对春花说，唉！待会跟你讲。

客房 4 张床，另三位也都是雾城人，一个公务员，一个保险公司客户经理，一个生意人。他们和春花秋月彼此之间很熟。虽然行业完全不同，但一坐下来，所有的人都只说一个话题：太极。

春花对楚人说，晚饭后开个会，你也来吧！

楚人说，我不开会，我是来玩的。

秋月赶紧说，对对，楚人不用参加，他是我请来陪我的，他是自由的。

春花说，那行，晚上你就不用来，不过明天上午爱姐爱公主来和我们分享，你是一定要参加的哦。

楚人未置可否。秋月解释说，爱姐是正宗的皇族血统，姓爱新觉罗，我们都叫她公主。她讲得太好听了，不听实在可惜。要不，明天上午你陪我去坐会儿，什么时候不想听了，你就出来，好不好？

楚人见秋月也这么说，不想让她扫兴，那——好吧！

晚饭后，楚人一个人在宾馆的客房里看电视。但是刚过8点，雪莲来电，说她被领导批评了。楚人说，什么？林校长批评你了？可是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的呀，我还没批评他呢。雪莲说，什么呀，是这里的领导。楚人说，那你不是已经有人领导了吗？怎么可以到处乱认领导呢？雪莲说，都是你惹的祸你知道吗？我不就给你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吗？不就是关心你一下吗？那个谁？春花，向我们的领导告状了，说我拉拢你，那你说说，我有拉拢你吗？楚人挺感意外，说那你可以郑重告诉领导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拢得不能再拉拢了，要不是另外一个领导闯进我们的领地，我们现在还拢着呢，这算什么呀？雪莲说，你少贫了，这个关系我也说了，可这也是不行的。我们这里有很多纪律，有些话我不能说，最好你能自己想明白。比如说，按规矩我是不能跟你联系的，这只是其中一项。楚人说，这什么破规矩啊，你们怎么搞得跟特务组织一样的啊！雪莲说，都是你们那边的人不好，就这事也告状，我气死了，这做人也太不厚道了。楚人想想也是，安慰说，你别气了，这我还真得说说她们。

她们的会竟开到11点多，回来后还一直说着“太极”的话题，说了很久才一个个睡去。楚人刚要入睡，雪莲又发信息了，说自己睡不着，心里难受。楚人只好回她。又发。又回。来来回回地发。雪莲说，她现在回想起以前，每晚楚人陪她散步，两人手拉着手，一边散步，楚人一边给她讲故事，现在觉得这些是多么美好！楚人最后说，好吧，那就慢慢回忆，把这些美好带到梦里去吧，晚安。

楚人关了手机。透过窗帘，他看见天色已微微亮了。

四

大家都走了，宾馆里就剩下楚人一个人。即便这样，楚人还是不愿意走进那个陌生的会堂。春花打过电话，说楚人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！楚人



期期艾艾，态度极不明朗。直到秋月召唤他，并且说，楚人你要是不来，春花姐会缠着我没完，你就算陪我坐坐行不？春花姐说她现在就要亲自到你房间请你呢。

楚人赶紧说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去就是。

楚人不想让秋月为难，而且他也有点怕春花。初次见春花时，春花挺胸站在他的鼻子底下，他还以为是因为她后面有秋月挡着，没有足够的空间，后来他发现这是春花的一贯作风——动不动就挺胸站在他的鼻子跟前跟他说话，有一次她的丰胸竟然顶着楚人了。楚人所在的客房属于雾城第三小组，昨天春花在这里跟小组长聊太极，说像楚人这样的人诚实，人缘好，最适合做太极了。小组长说得没错，越诚实的人越有欺骗性。春花又摆出这副架势，挺胸在他身前一站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我们给人推荐无极是在帮助别人，亏你还是小组长这什么觉悟啊这是？小组长退后一步坐到床上，赶紧举手投降，说我错了我错了，春花姐，我说错了还不行吗？

楚人想，不就陪秋月坐坐吗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他们不叫听课，叫“分享”。今天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爱公主来与大家分享。但这只是今天的压台戏。在这一切都还未开始之前，主持人首先引导大家进入互动。

亲爱的太极家人们，大家好！

全体齐声高喊：非——常——好！而后“啪啪啪”三下击掌，响遏行云。

在主持人的带动下，大家先做一套健身操，而后，全体向右转。来自全国各地的，男的女的，美的丑的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都一致给身前的“家人”做颈椎按摩。主持人喊着一二三四、二二三四……约五分钟后，主持人指挥全体向后转，每个人还是按摩，但都反客为主，回报原先为他（她）按摩的人。团队的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操练完毕，主持人在台上宣讲：太极的事业，就是健康的事业，我们不但要自己健康，还要带动、帮助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得到健康。那么，请问亲爱的太极家人们，太极的宗旨是什么？

台下齐声高诵：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

卦，八卦定乾坤。

继而男声齐声高喊：定乾坤——定乾坤——定乾坤！

女声紧接着齐声高喊：定乾坤——定乾坤——定乾坤！

对！大家说得太好了！无极生太极，无中生有，三生万物，这就是我们太极的精神……所以，我们太极的事业必然生生不息，蓬勃发展！

楚人听着听着逐渐就明白了，所谓生生不息，就是发展下线；所谓蓬勃发展，就是大规模地发展下线。本来，这些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想，他只是跟着秋月来随便玩玩的，但在这里，他看见了有这么多人为了一个被称为“太极”的事业如此热血沸腾，这些人里包括他的前妻和梦中情人秋月，那么，也许他这次来得正是时候，可以帮她们鉴别真伪，让她们悬崖勒马。这不也是秋月带他来的目的之一吗？秋月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

接下来，由几位成功者分享他们成功的经历和经验。楚人想起魔术师刘谦常说的一句话：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！奇迹，通常地说就是耳闻为实，而你永远无法亲见亲历的事。楚人和雪莲在从前的晚间散步时，楚人就常常谈论各种奇迹，譬如童女受孕的事；譬如摩西的法杖一指，红海的水从两边分开；《封神榜》老子一气化三清；《西游记》孙猴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；等等。越是不真实的事，人们越是津津乐道，由于人们的津津乐道，神迹奇事便广为传播。而世上总是有那么些人，他们只顺从自己的本能和意愿，再怎么不可思议的事，只要是他们希望存在或发生的，他们都愿意相信并且接受。

如果是魔术师的奇迹，事先就告诉人们是假的，而生活中的魔术事先却没有人告知你真相。太极的奇迹件件都有现身说法，那些小有成就的“太极家人”们，他们大多从社会的底层崛起，有的是人力车夫，有开 OK 厅的，也有在饭店里洗碗端菜的，当然也有生意人和普通公务员，他们原先一贫如洗，加入太极不到一年，现在的年收入已经达到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。所以，他们上台分享，首先得感谢带他们入门的师傅，这里称上级、老师或领导，他们在台上给领导鞠躬，而后宣讲自己成长的经历和成功的经验；还有一拨“家人”，他们从前都是身患重疾，看遍了中、西医，走遍了大医院，毫无疗效，无望之下，听从了老师的劝导，服用了太极的保健产品，不料效验神奇，现在不但已完全康复，而且因为加入了这个组



织，因祸得福，现在每年都有丰厚的收入。于是，这些人更要在台上给老师鞠躬，感谢老师指路和栽培之恩、再生之德。

事情就是这样。在接二连三的见证奇迹的过程中，台上台下时有互动，掌声、口号声、欢呼声不绝于耳。据说，这个大会堂可容纳 5000 人，整个会场被渲染得新天新地，气氛热烈到几近狂热。最后主持人再次上台，说由于时间关系，公主殿下的分享会推迟到下午进行，让我们共同期待下午这个更加精彩的时刻吧！

这里的宾馆很大，相应地也配备了两个很大的食堂。开饭时，每张饭桌都坐满了人。人们自己端饭菜，吃完了自己端空盆子送还到指定的位置。哪怕是这样，食堂的工作人员还是忙得焦头烂额，应接不暇。从听课到吃饭，秋月始终没有离开过楚人半步。上午在会场，大家互相按摩完毕坐下之后，秋月的右手还一直继续给楚人做颈椎按摩，持续了约半个小时。楚人没有看到雪莲坐在哪个位置，但是这一切，雪莲无疑都看在了眼里，因为雪莲又发短信了，说你们一定有不正当的关系，要不然何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还如此亲密？雪莲又说，楚人我告诉你，在我眼前你不能跟别的女人亲热，要不然我哭给你看。

短信是在吃饭时发的。楚人看完短信收起自己的手机，发现秋月皱着眉头。楚人趁机对秋月说，你们别搞得跟特务组织似的好不好？不管怎么说雪莲也是我的前妻，打个电话发个信息算什么呢？为此她还被她的领导批评，这是不是太委屈人家了呢？

秋月说，这事我等会再说。吃过饭你休息一下，下午再陪我一起去好吗？随便坐坐，坐不住你就出来。

楚人昨夜被雪莲的短信弄得疲惫不堪，说，不想听了呀！

秋月说，下午是最精彩的，爱公主的分享要是不听，杭城就算白来了呀！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去，春花姐不放过我的，那我不也挺麻烦？

楚人一听也是，这个春花太烦人了。楚人说，哦，那就去吧。

饭后和秋月一起回宾馆，路上秋月说，你方才说雪莲的事，情况是这样的：以前有过这样的事，我们叫上来的人，就是被她那一组的人给拉走了，所以现在咱们内部有个共同遵守的纪律，各组的人互不来往。这个纪律雪莲是知道的。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再说领导批评这件事。虽

然有这样的纪律，但雪莲执意要这么做，她的领导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为这事批评她委屈她呢？她是乱说的啦！

各回住处，楚人正准备休息，雪莲直接打电话了。雪莲说，楚人你过来帮我拍几张照片吧，我在7号楼门口等你。

楚人哦了一声，然后看着电话发怔。他想，夫妻一场，总不至于连张照片也不帮她拍吧？

五

下午的分享如期进行。楚人和雪莲因为拍照以及后来的事，迟到了15分钟。

拍完照，雪莲要把相机送回326房间，楚人自然也就一起去。雪莲说一夜没睡，现在累坏了，需要闭目养神一会，待会才有精神去分享。雪莲躺床上，叫楚人坐在身边陪她。雪莲闭着眼说，感觉头有点晕，不知是不是发高烧了。楚人一听，习惯性地用额头去贴她的额头——这是他们以前给对方量体温的老方法了。雪莲顺藤摸瓜就势勾住了楚人的脖子，说，你一点也不知道疼人。

楚人想把脖子收回来，雪莲却不放手，又顺势一带，楚人重心失衡，就在雪莲身边躺下。雪莲的一条腿马上绊住楚人，左手轻车熟路伸向他的下体。这三年多来楚人不时听到和雪莲有关的信息，知道她和那个校长住到一起后，并不恩爱，三天两头争吵，偶尔还有家庭暴力，不久后就分开了。楚人曾经想象过雪莲的性饥饿状态，只是未曾想那个混账校长竟让他的前妻饿成这样。

原来雪莲是想先跟他分享了，再去大会堂分享。如果是别的什么女人，也许楚人此刻就和她分享了。可楚人不愿意和前妻分享，既然已经离了婚，再这么不清不楚，感觉非常不好。就在雪莲碰到他的宝贝时，楚人一个翻滚下了床。楚人说，你看这不安全，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。

这当然也是个很好的理由。这客房有三张床，说不定哪个有事突然开门进来了，情何以堪？既然两个人分享不成，自然就没有理由再关在这个房间里了，更何况美妙动人的爱公主一定已经把大会堂渲染得如火如荼？



雪莲说，我先走，你迟一点进去。又说，楚人我还有几句话必须得跟你说，一是你不要再跟秋月不清不白了，人家有老公有孩子，这不合适；还有，你不要随便做任何决定知道吗？有些事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的，如果非要做决定，你也得先跟我商量。好吗？

楚人暗自好笑，雪莲出于教师的职业病，说起话来总是谆谆教诲，但仔细一分析，都特别没道理，哪有谁做任何事必须跟前妻商量的呢？不过他觉得自己夹在雪莲和秋月中间确实也不是个事。原先自己是来玩的，看现在形势逼人，这种关系实难处置。反正玩也算是玩过了，不如趁早归去。他和秋月，这层窗户纸几乎已经捅破了，回去后再进一步发展不迟。至于说秋月有没有老公，这得辩证地看问题了，你雪莲不也有老公吗？而现在却成了前妻不是？

走进会堂，秋月在向他招手。在秋月身旁坐定，秋月悄悄问他，刚才你和雪莲干吗去了？

楚人说，嘛也没干成。

秋月说，不可能，刚才我见她进来时昂首挺胸，摇摆顾盼，就跟母鸡刚下过蛋一般骄傲。

楚人说，没下蛋，就是说说话。

秋月问，她都跟你说什么了？

楚人说，嗨，别问了。

有些话楚人不好告诉秋月，譬如，照相时雪莲问过他，秋月有没有向你要身份证和银行账号？还问，你和秋月到底有没有发生过那种关系？楚人一律说没有。她向我要账号干吗呀？我就是来玩玩的；那种关系和你有过，和她没有。雪莲还是将信将疑地说，她一定会向你要身份证和账号的，她会要求你加入的。楚人说，不会的，她原本就没这么想过。雪莲说，她可能会要你先加个普卡。楚人问，啥是普卡？还有什么卡？雪莲说，普卡要交 1000 元，钻卡要交 45000 元，报店要交 72000 元。楚人问，那你和秋月加了什么卡？雪莲说，我和她都是报店。楚人说，啥？7 万 2？反正，我谁也不加，秋月也不可能叫我加。雪莲说，不想你加那她带你来做什么？你要来又是为什么呢？还说没关系，谁信哪！

楚人确实有点想不明白，既然秋月已经报店，怎么还说让他帮她鉴别

呢？但楚人还是决定先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看看再说，也许秋月这么说自有她的道理。

楚人不说，秋月也不再盘根究底。秋月说，那就别说了，先认真听一会儿吧，爱公主快要登场了。

爱公主还未登场。现在台上表演的是一个五星级“家人”。声音洪亮，表达流畅，他与大家共同分享了自己如何走向成功的神话之后，这时正在传授成功的秘诀：一定有人会问，凭什么你们能那么方便那么快捷赚到那么多钱？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？好，你可以骄傲地告诉他们，我们从事的是利益众生的事业，是合法的正当的事业，我们的事业名叫“直销”。你想想，我们平时购买的产品，经销商层层盘剥，从中赚走了利润的75%，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产生75%利润的中间环节全部去掉，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利润、奖金和分红，我们要让更多的消费者在我们的网站购买产品，实现一个这样的梦想——你省钱，他省钱，大家省钱，我们赚钱。大家告诉我，这样的事业好不好？

台下群情鼎沸，高喊：好！

五星家人笑道，当然好，让你赚钱，谁说不好谁是傻子。

台下哄堂大笑。

嗯，既然大家都觉得好，那大家对我们的事业有没有信心？

有！

有没有能力？

有！

好！现在大家跟着我说：你省钱，他省钱，大家省钱——我赚钱！

台下高喊：你省钱，他省钱，大家省钱——我赚钱！

楚人问秋月，五星级年收入多少？

秋月说，至少60万。

那比他更高的呢？

有一钻、二钻、三钻……

一钻年收入多少？

200万以上。

楚人想，在这个商品社会，这哪是一个人的梦想？几乎所有的人，都